

砥齋題跋
瘞鶴銘考
庚子銷夏記校文

義門題跋
瘞鶴銘考



一六二
砥齋
題跋
跋（及其他四種）
王
宏撰

砥
齋
題
跋

王
宏
撰

中
華
書
局

砥齋題跋

此據涉聞梓舊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砥齋題跋一卷。華陰王山史先生跋碑帖諸書之作也。從錢唐徐氏鈔本傳錄。先生勝國遺老。孤介寡合。多見舊日故家收藏名蹟。其論書者。有十七帖述一種。不及他刻。已爲王丹麓先生刊入檀几叢書中。又周易筮述八卷。錄入四庫全書。其餘著作。不少概見。則此吉光片羽。彌足寶已。海昌蔣光煦識。

砥齋題跋

清 華陰王 宏撰 山史著

書郭允伯藏華嶽碑後

漢隸之失也久矣。衡山尙不辨。自餘可知。蓋辨之自允伯先生始。先生藏古帖甚富。華嶽碑海內寥寥不數本。此本風骨秀偉。鋒芒如新。尤爲罕觀。先生寶之有以也。先生於書法四體各臻妙。其倡明漢隸。常與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同功。或云先生豈能作哉。能述耳。嗚呼。秦漢而後。詎惟作者難。正善述者不易也。

唐搨金剛經跋

金剛經世傳絕少。此渭上大宗伯南子興先生故物也。云得自壽州朱汝修。大亂之後。南氏所藏書畫蕩然。惟此與顏魯公送劉太沖序真蹟得存。宗伯之孫鼎甫博雅能文。而慷慨好義。素與余善。嘗以示余。後鼎甫司理柳州。二物爲一孝廉借觀。久之未復。及遷河間郡丞。中丞王公夙聞其名。固求之。鼎甫遣人取之。孝廉家。孝廉已沒。其子以孝廉生時所得別本與魯公真蹟付之。鼎甫不疑。倉卒致之中丞。故真本乃得留。按興唐寺見於集古錄。而不言金剛經。所謂石經乃八分書。今此經後云以八分易誤。故集王書始合。獨所紀爲譚者姓名不同。墨池編止載其目。而格古要論乃以爲懷仁集。石在雁塔下。則謬矣。余細觀筆勢。神采煥發。其媿美聖教。遠勝吳將軍。爲希世之珍無疑。然似一手所書。非集也。卷末題識小楷。復精絕。固當是唐參軍所爲耳。興唐寺卽閻極寺。余嘗特往其地。旁皇四求。積垣衰草。惟石佛一尊。長丈餘。臥

於故址而已。一二老僧不知文義，詢之青門故老，亦絕無有能言之者。蓋石之毀久矣。自宋以來，諸君子皆聞之而未覩，故語率不確。近閱董思白容臺集中言新都吳周生曾以連城購之，重摹上石，而燕京黃氏亦有刻本，然去斯千里矣。

宋搨聖教序跋

咸林有孝廉，爲逆闖勤仕作中書者，隨之犯闕，於內閣几上得此本，攜之歸，無幾，孝廉沒，歸之吾友東雲，雖復歸之孝廉之族，又歸之吳氏，或購之貽余，完責江東趙子一見識之曰：此范質公先生故物也。嗚呼！三月十九日之變，先生以身殉難，大節凜凜，今對此本，先生靈爽尙或憑之，撫摩之手痕宛然，余初欲重付裝潢，聞斯言遂止。觀董文敏跋，知舊爲陸文裕所藏，前此不具論，自甲申以來，不三十年間，易其主者數矣，宰相不能保，而余以山林之人有之，爲之悚然太息，俯仰今昔，又不覺下新亭之淚耳。與原稿稍異

九成宮醴泉銘跋

此太宗伯南元象先生所藏之朱汝修物也。後有黎惟敬跋，當時以爲天下第一本，汝修既沒，遺書散亡，宗伯以三十千得之舍人子，語載郭允伯金石史，東雲雖得之南氏，余近得之雲，雖令嗣名蹟流轉，取玩目前，莫知其後也。

泉帖跋

世以泉潭絳汝爲淳化之子，而泉實爲之冠，或右絳者殆過，汝無足言，潭則朱子目爲極可笑者，絳亦失

之太瘦。淳化固以豐穠爲貴耳。泉之版。在前代間取入大內。不知所終。故舊搨輒得。此本西蜀楊用修故物。流傳有據。司馬賈公得之。以示坐客。客或謂卽淳化。余按淳化中。宋太宗命侍書王著臨搨御府所藏。以棗木鏤刻。釐爲十卷。卷首有臣王著模四字。人但知卷末之有篆題。而不知此。故辨真僞者。亦恃爲一證。又當時拓用澄心堂紙。李廷珪墨。其黑如漆。今本不然。余不能妄爲附會也。

穎上黃庭蘭亭跋

此穎上黃庭蘭亭也。董文敏謂各帖所刻。皆在其下。當是米南宮所摹入石者。以其筆法頗似耳。今觀此本。信然。咸寧尹黃升耳。穎上人。余嘗問之。云其石類玉。爲好事者竊割殆盡。舊搨今不可復得。此本則吾得之晉中故家。

王阮亭藏王雅宜字卷跋

三百年書家。世咸推枝山。衡山爲最。其次無如雅宜。余數見遺蹟。結體運意。類取態者。今觀此卷。殊不爾。古人蘊藝。固不可測邪。阮亭於書。得老宗家外拓特勝。以視此卷。不啻過之。而珍貴不置。蓋善於取益。爲學之道。當如是耳。

十七帖跋

唐摹右軍真蹟。以十七帖爲佳。宋時。魏泰家有硬黃本。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。此本正唐刻也。筆鋒迥異。非後人可及。

聖教序初斷本

余嘗得王季安清華閣聖教序初斷本。郭宛委定爲百年前物。有跋語載金石史中。浙江朱子葆函賞之。謂與所見未斷本無異。後子葆將歸。遂以贈別。今復得此本。視彼不啻奕奕過之所稱。煥若神明。頓還舊觀。書以示輔兒。使珍藏焉。庚戌秋七月朔山翁識。

季安本前有方以智、楊鶴、范文光題語。後有郭宗昌、王振奇、張民表、來復、王鐸、溫自知、梁爾升、來恆、朱懷、朱誼、徐如翰、朱懷墩、孫國枚、陸啓濂、張學曾、劉庭標、韓霖、伍堦南、居益、釋惟熙、如應題語。鋒芒畢具。亦曾與一未斷本較。優劣不分。蓋搨手有工拙耳。附識於此。姓名以題語前後序。

趙元朔藏董文敏手札跋

文敏嘗云。詩文書畫。少而工。老而淡。淡勝工。不工亦何能淡。其素所經營可知矣。元朔藏此札。腕力微弱。而清淑之氣。迎人眉宇。

吳北魚藏蘭亭跋

蘭亭昔尊定武。今崇穎上。此似從豫章本摹刻者。與今東陽本同出而小異。穎上特以骨勝。顧其石已毀。今著名者更有上黨本。然遠出其下。

吳北魚藏聖教序跋

懷仁集右軍帖。骨氣洞達。爲百代模楷。今其未斷本。價重連城。不可而得。此本乃初斷者。鋒芒如新。未改。

舊觀。

龔雅生藏戒壇帖跋

吾鄉有北海雲磨碑。今剝蝕不可復覩。此戒壇帖。尤覺遒健。雅生珍之。有以也。

東陽關亭跋

關亭舊石。自薛紹彭竊去。以他石刊之。今所傳定武本。遂爲極致。得之者不啻球璧矣。劉後村云。婺州碑本。前輩有評之。具定武典型。石初裂爲三。號三段石本。亦名梅花本。後裂爲五。此東陽本。亦碎石。見存無恙。而字之肥瘦合度。風骨秀逸。當在諸本之上。東陽隸婺州。宜有緣飾其說者。而其里人相傳爲宜德。聞何士英作。兩淮鹽運使得之。淮南井中。一石刻肥瘦。兩本今止存其一。亦未詳其何故也。

又

關亭今共推穎上爲最。而余獨取國子監本。茲東陽本。雖晚出。似有積薪之美。若上黨本。未免失之媚。不堪伯仲。余家藏有定武舊本。是五字未損者。故於此稍能辨之。

孔季將碑跋

郭徵君以韓叔節碑爲漢八分第一。余諦觀之。樸雅有餘。良以其時古耳。書者似未經意出之。此碑結體用筆。自是當時名手所爲。不異楷行之有鍾王也。然挺拔瓌偉。遂開唐人一派。漸致肉勝之弊。要非宋元人所能夢見也。

孔季將碑陰跋

漢碑陰無額。獨此有篆門生故吏名五大字。其人卽前碑所云陟山采石勒銘示後者也。書法視前碑微異。當別是一手。與史伯時碑正堪伯仲。按洪丞相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。親受業曰弟子。次相傳授曰門生。末冠曰門童。總稱亦曰門生。舊所治官府掾屬曰故吏。占籍曰故民。非吏非民曰處士。素非所莅曰義士。義民。此所載名共六十二人。郭徵君作金石史以楊用修金石古文謂四十二人爲疑。余考其書云。門生四十二人。門童一人。弟子十人。故吏八人。故民一人。正與六十二人合。徵君特觀其上句而未之省。乃反疑用修之誤。蓋臨文不可易如此。

宙字季將碑文明甚。無可疑者。歐陽公於季將下注一作秀特。門生故吏六十二人。此外無餘地。公云碑殘缺。其姓名邑里。僅可見者。纔六十二人。又碑載門生四十二人。門童一人。公於故吏故民弟子。旣皆析言。乃獨略其門童。而云門生四十三人。凡此當繇公得之傳聞。未目睹此碑故耳。山史識。

聖教碑跋

聖教碑。文皇製序。高宗述記。後附心經。懷仁集王右軍書。摹搨入神。故傳爲百代模楷。論者因碑後有潤色字。疑經于志甯諸人手。不無失真。不知此爲元奘譯經言耳。王弼州辨之已詳。黃長睿謂碑中字與所見右軍遺蹟。纖微克肖。然則偏旁湊合。小小展縮之說。亦安足云也。咸林郭徵君稱此碑爲右軍石刻中第一。諸帖皆相絕千里。余觀唐諸家書。其原蓋出於此。後乃有院體之目。豈可以里婦之製而罪西子乎。

或謂今之學書者，南人多宗蘭亭，北人多宗此碑。蘭亭雖右軍得意之筆，顧真蹟久泯，世所傳刻，其視此碑，秀姿略同，骨氣蒼勁，洞達則正不逮耳。此本楮墨俱古，神采煥然的，屬宋榻裝，舊乃內府式，舊錦如新，非尋常士大夫家流傳者比，真可寶也。

吳六翻藏聖教碑跋

余見聖教碑未斷本多矣，當以余所藏陸文裕本爲第一，而次則南司空本也。司空本後歸東孝廉，尋爲一縣尹，以善價購去，遂不復睹。此本出東陽趙氏，精采如新，視彼不啻過之，乃石城公壬午歲主試吾鄉時所得。今歸之吾姻友吳君六翻，六翻卽石城公是歲所取士也。博雅能文，行誼最高，此本可謂得所主矣。夫以秦越相去幾四千里，兵戈喪亂之後，經三十餘年，而流傳因緣，宛如師弟授受者然，豈所謂神物知歸也耶？書以志喜。

武舍和碑跋

漢武舍和碑，當是靈帝時物。自宋歐陽公已謂其文字殘缺，不見卒葬年月，及氏族所出。都太僕云：家有藏本，殘缺與歐公同，而以隸釋所載謂君卽吳郡府卿之中子燉煌長史之次弟，乃其氏族所出。歐公特未之知耳。余按此碑，文極簡，不書卒葬年月，古碑多有之，而集古錄所記其文，至遭疾隕，靈止，下文悉無，故謂不見氏族所出，卽太僕所云。又據之隸釋，亦似未覩全碑也。今觀此本，雖殘缺如故，而首尾具存，其文之可見者，反多於二公時，是可異也。至其書法，亦自古逸，大約與史伯時乙少卿碑同體，獨碑額漢故

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。作陰文凸起。則他碑所無耳。

書晦庵題跋後

朱子嘗留心書畫。此題跋二卷。持論極正。不作道學門面語。其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云。東坡老人。英秀後凋之操。堅確不移之資。竹君石友。庶幾似之。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竹石云。出於一時滑稽談笑之餘。初不經意。而其傲風霆。閱古今之氣。猶足以想見其人。跋與林子中帖云。仁人之言。不可以不廣。乃爲刻石。青平司西齋。蓋於東坡三致意焉。世獨知朱子論學排擊東坡。而不知其贊美景仰。固如此。余特著之。古道漸衰。流風日下。後之講學者。獨傳得排擊法耳。豈不可歎。

書鄉飲酒碑後

漢隸古雅雄逸。有自然韻度。魏稍變以方整。乏其蘊藉。唐人規撫之。而結體連筆。失之矜滯。去漢人不衫不履之致已遠。降至宋元。古法益亡。乃有妄立細肚蠶頭。燕尾鰲鉤。長椽蠱雁。棗核四楞。關遊鵝。鐵鏤釘尖。諸名色者。粗俗不入格。大可笑。獨怪衡山鴻博之學。精選之識。而亦不辨此何也。此碑爲洪武六百年。蘇州太守魏公行鄉飲酒禮。王彝撰文。至嘉靖二十二年。王廷立石。其老人周壽誼。生於宋景定中。歷元百年。至是蓋百有十歲矣。盛世養老尊齒之風。與太守之賢。老人之壽。後輩彰顯前人之美。皆有足感者。故存之。

吳將軍碑跋

此碑萬厯間始傳於世。石已破碎。文不可句讀。而年代姓名字獨存。吳文大雅。籍以有聞。幸矣。然余於此。益嘆懷仁爲文憲功臣也。

魏勸進後跋

勸進碑。或謂梁鵠書。或謂鍾繇書。俱無的據。書法視漢小變風格。皆所不逮。王弇州以方整寡情爲漢法。余謂正魏法耳。此碑爲鵠書與否不可知。以繇楷書推之。似非其手也。

又

此碑傳。魏君臣奸僞之蹟益彰。王弇州云。以太傅手腕。使書前後出師表。刻之七尺珉。不遂與日月相照。映哉。言之雅馴。勝於怒罵。學者爲文。不當如是邪。

顏魯公奉使題字跋

歐陽文忠公跋公殘碑有云。如忠臣烈士。道德君子。端嚴尊重。使人畏而愛之。雖其殘缺。不忍弃也。此公使李希烈時書。靖康初。唐重爲勒石於蒲者。其云人心無路見。時事只天知。對之令人慨想當年。幾欲泣下。裝潢什襲。又甯獨玩其書法而已哉。

郭徵君藏歐陽率更禮泉銘跋

率更書出大令。體方筆圓。故徵君亟稱之。此本其所最珍者。與所云宗伯本。先後皆歸余。而余有疑於徵君之言。然非爲宗伯左袒也。至所自書分法。直追漢人。不知有魏。無論唐宋。王孟津嘗稱爲三百年第一。

于今觀之益信也。

褚河南書聖教序記慈恩碑跋

褚公書聖教序記。勒碑慈恩寺浮圖。結體用筆。婉麗秀穎。令人有餘思。所謂瑤臺青瑣。宵映春林。嬋娟美女。不勝羅綺者也。而王弇州以爲輕弱不足言。蓋其胸中先爲同州木所據故耳。余按慈恩公所自書刻石者。同州乃摹刻。郭徵君謂同州饒骨。慈恩饒韻。而同州尤有墜石驚電之勢。其言自不可易。如弇州軒輊則過矣。

褚河南書聖教序記同州碑跋

此褚公書聖教序記。刻之同州。倅廳者。與慈恩本大小略同。而肥瘦少異。郭徵君援昔人論蘭亭故事。疑二碑皆非公手書。謂必習褚者摹慈恩。習歐者摹同州。故各有一氣骨風韻。然摹與臨有分。公卒於顯慶三年。生不及龍朔。今觀所署年月諸字。與序記如出一手。何所從摹耶。後又有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。倅廳十一字。應屬他人補書。余細察此碑體勢。大約與慈恩不殊。而稍濟以嚴重。故後之論者。有出藍之歎。正使摹刻皆如此。亦復何恨。

顏魯公爭坐位帖跋

爭坐位帖。魯公稿書耳。王弇州稱其無一筆不作晉法。所謂無意爲文。從容中道者。都元敬似以草草易之。何也。董文敏言其家有宋搨精好。因摹入戲鴻堂帖。而不足於陝刻。余嘗取而較之。董刻雖點畫分明。

神采都亡。其不及陝刻遠甚。人苦不自知。文敏慧人。乃亦爾爾耶。

書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後

雲麾碑在蒲城。字半剝蝕。而存者法猶可尋。余往於燕市。見良鄉刻本。僅得其形似耳。乃朱秉器反以蒲城者爲趙文敏所臨。不特考據失實。亦豈知書者哉。

米元章書方圓庵記跋

天竺辨才建方圓庵。守一爲記。米海嶽愛而書之。陸文裕曾有題。云前數行磨滅。不知何人補之。今觀此刻。乃全文。而前後自是一手。無蹟可尋。較海嶽它書。有藏鋒斂鐔之美。幾入晉人之室矣。然海嶽晚年。自言其書無一點右軍俗氣。顧易王略作據舷入水態。所居齋又以寶晉名之。則何也。

爭坐位帖跋

米元章重顏魯公行書。而不重真書。董文敏云。歐虞褚薛之書。各自門庭。學之不深。亦得彷彿。惟顏魯公行書。了無定法。此其故殊可參尋。今之學公書者。獨效其觚稜斬截。乃鈍漢也。爭坐位帖與祭姪文同法。天真爛然。於二王神契。故當出唐諸家之上。

聖教碑跋

余見聖教碑凡數十本。初以南大司空本爲第一。後得陸文裕本。直奕奕過之。司空本歸東孝廉雲雛。攜遊入浙。爲錢唐尹以白金六十星購去。文裕本尙在余獻月樓中。此本鋒芒具存。神采煥然。正堪媲美。而

砥齋題跋

有補綴數字。至其斷文。則卻無一闕者。尤物難得。未可爲不知者道也。